

中国当代农民生存

状况生动形象的报告！

荒 地 村

董陆
明著

昆仑出版社



荒地村

董陆明 著



昆仑出版社

HUANGDICUN

DONG LUMING ZHU

荒 地 村

董
陆
明
著

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荒地村/董陆明著. —北京:昆仑出版社, 2004.5

ISBN 7-80040-722-5

I. 荒… II. 董… III. 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4)第 011197 号

书 名: 荒地村

作 者: 董陆明

责任编辑: 张良村

装帧设计: 赵光明

正文插图: 马龙起

责任校对: 刘晓京

出版发行: 昆仑出版社

社 址: 北京市地安门西大街 40 号 邮编: 100035

电 话: 66531659

E-mail: jfjwycbs@public.bta.net.cn

经 销: 全国新华书店

印 刷: 北京瑞哲印刷厂

开 本: 787 × 1092 1/16

字 数: 330 千字

印 张: 19.375

印 数: 1—10100

版 次: 2004 年 5 月第 1 版

印 次: 2004 年 5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

ISBN 7-80040-722-5/I·517

定 价: 29.00 元

(如有印刷、装订错误,请寄本社发行部调换)

荒地村

董陆明 著

HUANGDICUN



昆仑出版社

时 间:二十世纪四十年代至二十一世纪初。

地 点:豫西山区。

主要人物(以出场前后为序):

张三兴:黑虎山村荒地组组长。此人吃人(指倚仗权势占别人的便宜)也帮人。因酒醉后枪击一对正弄美事的野猪,被公野猪咬死。

刘发林:四川广元人,在黑虎山上承包荒地组一座荒山。历经磨难后,事业和思想都有发展,后入荒地村籍,被选为村民委员会主任。

王乡长:山前乡副乡长,为收缴统筹款请村组干部喝酒,灌醉了张三兴。张三兴死后,他表现不错,曾想把三兴弄成烈士。未成。又亲自操办三兴的追悼会,对三兴一生做出很高评价,要求大家挥泪继承三兴志,誓将遗愿化宏图,按时上缴统筹提留款。

王全邦:原村支书,暗中支持分刘发林的果园。

李拴木:原村委会主任,暗中支持分刘发林果园。

二 秃:大名马社子,心贪胆小。曾参与抢分刘发林果园。后思想有转化。他家的老母猪被野猪强奸后生下一窝小野猪。因为无知,把这种极具市场潜力的杂种猪三分不值二卖给了警犬队。

马占山:张三兴死后任村民组长,抢分刘发林果园、抢卖刘发林苹果的主谋。从中得利甚大,以此为资本,进城办酒店,开舞厅。成了城里人。

马老六:曾任贫农代表,后又自告奋勇当群众代表,煽动村民抢分刘发林果园。早年还想将李铁山一家斩草除根,后被李铁山砍死。

李长龙:早年拉杆子,后来被国民党军收编,日本人来了以后,先和日本人打,后投降当伪军团长,再后来杀死一个中队的鬼子,起义参加

八路军。后又叛变,杀害了派到该部的八路军干部。解放后被镇压。

李铁山:李长龙的孙子。曾因为其祖父立碑被处理。后又煽动组织村民抢分刘发林的果园。被捕后越狱潜逃,打电话威胁村民,指使坏人打伤胡长兴的儿子。潜回村里砍杀马老六,飞刀袭击伊向川、胡长兴,被当场击毙。

李老汉:李长龙之子,李铁山之父,阴险歹毒,曾计划全家暴动,报复杀害多户村民。幸未得逞。

史国忠:大地主。策划挑拨李长龙叛变,后跑到香港做生意,赚钱甚多。临终前叮嘱儿子将其骨灰运回黑虎山安葬自家老坟,遭到马老六等烈士后代们的坚决反对。

史继光:史国忠之子,早年参加青年军,说服其父把家产土地全卖掉,得了钱到上海、香港发展工商业。老年后又回到家乡投资办企业,安排了一批烈士后代当工人。

文雪花:刘发林之妻。勤劳能干,但为人刻薄小气,果园被强分后,气病而死。去世前,怀着复杂的心情,极力撮合刘发林和文雪亭。

文雪亭:文雪花之妹,刘发林的小姨子,因婚姻失败,曾想到峨眉山当尼姑。文雪花死后与刘发林结婚,帮助刘发林总结经验教训,协调与村民们的关系。人们称其为“阿庆嫂”。

文老汉:刘发林岳父,和刘发林一起生活。文雪花与刘发林恋爱时,曾持反对态度,逼着刘发林要彩礼。刘发林、文雪花只好私奔。后在刘发林和雪亭结合中当了促进派。

文雪成:刘发林内弟,与刘发林一家生活在一起。有点老实。后与三兴的小姨子恋爱。

刘老师:退休老教师,有正义感。公开反对分刘发林的果园,果园被分后,又悄悄给《焦点访谈》写信反映情况。

成 山：原为富农成分，妻子曾被马老六霸占。他家老母猪被野猪强奸后，也生了一窝小野猪。他曾为此苦恼，后在高人指点下，后靠养杂种猪发了大财。他和儿子安林曾计划阉杀马占山。

安 林：成山的小儿子，长得却像马老六。

张拴学：原为普通村民，后被选为村民组长、村文书。他有文化、有思想。为供女儿上学，借过刘发林的钱，经常到刘发林的果园打工。反对村民们分刘发林的果园，但对刘发林也有意见。

老罗头：早年跟李长龙当护兵，李长龙起义后，参加八路军，因在李长龙叛变时，没有及时报告，使许多同志死在叛匪的屠刀下。解放后，他先被打成坏分子。晚年又在一位大领导的关照下，被当成老八路，因为他毕竟最后还是报告了，使我们派进去的大干部们都逃出来了。

黄建功：山前乡原乡党委书记。他先是为民请命，要求减免特产税。挨了领导一顿训，又逼着农民交特产税和统筹提留。因一农妇喝农药致死被降职。

侯保社：三河口乡原党委书记。他编瞎话说县里正在研究减免特产税，搞着叫黄书记去探路。黄书记出事后，接黄书记的班任山前乡党委书记。

钱书记：百山县原县委书记，曾到刘发林的果园视察。刘发林的果园被强分后，他先是批示叫法院管。后来马老六们到县集体上访，他又批评法院办案不顾后果，不讲政治，不讲大局。

刘县长：百山县县长，黄书记的靠山。

胡专员：副专员，曾到刘发林的果园视察，后被“双规”。

叶局长：地区林业局长，对刘发林帮助甚大。

石碾子：县信访办主任，外号“石骗子”，其实是个好同志。他想为老百姓办事，但心有余力不足。王书记上任后，他向王书记提供了不少

情况和建议。

何年官：县报记者。曾因写批评报道挨训。他小时候随母逃荒流落到荒地村，马老六曾收留他母子一个多月。被马老六撵出来后，其母改嫁给成山媳妇的娘家兄弟。年官对荒地村的事很关心，写过黑虎山野猪成灾的报道，也报道过刘发林开发荒山的事迹。他暗中支持刘发林上访，并将有关材料写成内参引起王书记的重视。

王学军：村里的困难户之一。分到刘发林的园子后，第一个请马老六、马占山、李铁山等人喝酒表示感谢。其二女儿到广州打工，不幸染上艾滋病。回来后，李铁山等人不让进村。

王运通：接替钱书记任百山县委书记。将新提拔的干部组成工作队，进村入户，解决信访问题，帮助群众发展生产，脱贫致富。多次到黑虎山调研。他第一个发现野猪和家猪交配后生的杂种猪肉十分鲜美。由于他的重大发现，杂种猪养殖后来成为当地一大支柱产业。

胡长兴：县农牧局副局长，驻黑虎山村工作队队长。是后来荒地村一系列大事件的总设计师。虽然有点胆小，但关键时刻表现不俗，和伊向川共同打死了李铁山。

伊向川：公安局副局长，有胆有识，文武双全，只恨生不逢时，没有诞生在战争年代。一度顶替胡长兴担任驻黑虎山村工作队队长，连破大案，击毙李铁山后，他采取果断措施，平息了李老汉一家的暴乱。

苏建丽：女，工作队员，原以为村里的事情很简单很好办，后来才知道真麻烦、真难办。

曹书记：山前乡党委副书记，王副乡长调走后，由他分包黑虎山村。后兼任村支书。想当乡人大主席，未成，遂牢骚满腹。

目 录

第 一 章	1
第 二 章	16
第 三 章	21
第 四 章	34
第 五 章	43
第 六 章	50
第 七 章	58
第 八 章	61
第 九 章	68
第 十 章	74
第 十 一 章	85
第 十 二 章	94
第 十 三 章	103
第 十 四 章	108
第 十 五 章	112
第 十 六 章	118
第 十 七 章	133
第 十 八 章	143
第 十 九 章	154
第 二 十 章	163

第二十一章	173
第二十二章	185
第二十三章	193
第二十四章	206
第二十五章	226
第二十六章	236
第二十七章	245
第二十八章	255
第二十九章	262
第三十章	270
第三十一章	278
第三十二章	285
尾 声	293

第一章

千里秦岭，莽莽苍苍，出陕西，入河南，“咚——”地和伏牛山撞在了一起。就像两列火车迎面相撞，车头和车厢都出轨隆起；两大山系相撞的地方，也有黑虎山轰然隆出。黑虎山西连小秦岭，东接伏牛山系的熊耳山。每年春天，你不用爬到黑虎山顶，就能听到来自黄河上的“轰隆隆”、“轰隆隆”的爆炸声，就能看到冲天的水柱和金光闪闪的冰块。春天，黄河上游的冰凌顺流而下，而这一段的河道还被厚冰覆盖，为了不让冰凌堆积、冲出河道，人民政府便派飞机来炸冰。目前地球上的情况就是这样：有的地方很温暖，有的地方很寒冷。若是各处同样凉热，若是大河上下冰凌同时溶化，也不用年年劳驾飞机来轰炸。

荒地村就趴在黑虎山的半山腰。

这年农历二月十八早上，人们听到“轰隆隆”的爆炸声，都上到平房顶和屋后的崖头上看黄河炸冰的壮观景致。老人们说，今年凌汛来得早，年景八成又不会好。已经连着早了两年了。老天是不想让人活了！老人们心事重重。半大的娃娃们却不管这些，他们爬到树杈上，小脸冻得通红，兴奋地喊道：“你看看，飞机又下蛋了。好家伙，冰凌飞多高，肯定也有鱼叫炸飞了。”他们只恨没有生在黄河边，捡不着被飞机炸死的鱼。

就在这天夜里，荒地村出了一件天大的事：村里的主要领导，年仅三十八

岁的村民小组长张三兴同志不幸以身殉职！而且死得相当惨烈！

三兴组长是被野猪咬死的。野猪把三兴组长都撕碎了。

黑虎山以前可能有老虎，而且是当下人们不曾见过的黑老虎；老人们说，很早很早以前，这地方有一个大老虎，见人就吃。一天，竟然把一位村姑热恋的小伙吃掉了，村姑哭着去找老虎说理，老虎张着血盆大口向村姑扑来。千钧一发之际，轰隆隆，地下的岩浆喷出来，把大老虎烧死埋在了里面——你看，那虎头、虎脊梁、虎屁股……

沧海桑田，许多许多年过去了，黑虎山早就没有老虎了。山里没老虎，猴子成大王。遗憾的是黑虎山没有猴子。如今黑虎山的大王是野猪。你看看，野猪多厉害，竟然把三兴组长咬死了——那天晚上，三兴组长去山下支书家开会，回来的路上遭遇一对正弄美事的野猪，三兴开枪打死了母野猪，公野猪就把三兴撕碎了……

荒地村有五六十户人家，二百多口人。这里所说的村，是指自然村，而不是国家行政序列里的行政村。荒地村和山下的福地村，山上边的草地村，山那边的野鹿村都是黑虎山村的一部分，对外都叫黑虎山村。由这几个小自然村共同组成的黑虎山村，既是一个大的自然村，也是国家行政序列里的一个行政村——某某省某某地区（如今已变成市）百山县山前乡黑虎山村。在国家行政序列里，荒地村只是黑虎山行政村下面的一个村民小组。荒地村的最高行政长官就是村民小组长。不过，平常人们都说荒地村不说荒地组，办公事的时候才说荒地组。乡里开三级干部大会，乡秘书点名的时候，总是这么叫：“黑虎山村支书王全邦？”

王全邦说：“到。”

“村主任李拴木？”

李拴木说：“来了。”

秘书又叫：“福地村——日他得儿，我地方得叫组——福地组组长何天星？”

何天星说：“在这。”

“荒地组组长张三兴？”

“来了。”

“草地组组长李建设？”

“……”

“野鹿组组长马保卫？”

“……”

到者说“到”或说“来了”、“在这”，不到者由支书或主任说明不到的原因。

不过，这是办公事的情景，民间来往，还是原来那一套。

“卖桃的，你这是哪儿的大鲜桃？”

“黑虎山哩。”

“黑虎山哪一疙瘩？”

“福地村。除了我们福地村，哪村还有这好的桃子！那几疙瘩都只有好苹果，长不出这好的桃。”

这一段对话，大概发生在山前街的集市上。

请再看下面这一段：

“老伙计，听说你家老二说媳妇啦？”

“说啦。黑虎山老马家三闺女。”

“老马家？哪一疙瘩的老马家？”

“荒地的马老八家。”

“日他得儿，你看看我这记性，不是荒地那疙瘩还能是哪疙瘩？黑虎山就荒地那疙瘩有姓马的。老伙计，又完成一样大任务，给你贺喜啦！”

“喜个屁，还不知道花多少钱才能娶回家？日他得儿，光景越艰难，说媳妇花钱越多！”

道上、路口、村头、墙根、墙角、集市上，村人们都这样说话。三兴叫野猪咬死，是件大事，也让人们议论了好一阵。说起这事，人们一般都是先共同表示一些悲伤，然后才各自发表高论。有人说，三兴叫野猪咬死也不能全怨人家野猪。俩野猪正颠鸾倒凤巫山云雨，三兴偏要给人家一枪。人家会不咬你？三兴就像老法海，人家白娘子许仙相好碍你蛋事了——当然也不能全怨三兴，要不是那天三兴喝了酒，他也不会打那一枪。也有人说，都怨上级收枪，要是不收枪，这两年野猪早叫打得差不多了，还会有恁凶？还有人说，谁叫三兴钻挤着当组长哩，当时大家都不当，说上面定的特产税太高，谁干组长谁作难。三兴偏逞能，自告奋勇干上了。要是不当组长，谁叫他去开会？不开会谁请他喝酒？人家王乡长会认他兔孙？不当组长，他兔孙也藏不下那杆枪。要是不喝酒，没有枪，他兔孙看见野猪不早就溜沟子了——这都是三兴死后荒地村的“舆论”，当然还有许多七七八八的说法，不过大同小异，都概括到上边的意思里了。要不咋叫“舆论”哩。

民间的“舆论”往往最能反映生活的真实。荒地村的“舆论”就很真实地反

映了三兴之死时代背景和直接原因。

三兴干组长已有五六个年头了。前些年,黑虎山后边发现了金矿。那时候,媳妇、娃子到后山给人家背矿石一天能挣七八十块。男人们或者挖矿,或者买回矿渣挖个池子用土办法沉淀金子也不少挣钱。那几年弄金子挣钱,种苹果也挣钱,老百姓的日子确实好过,各级政府的日子当然更好过。后山有金子的乡镇开金矿,前山和川里没金子的乡也在后山开了金矿,县直机关也开了金矿。政府的日子好过,统筹提留收得也不多。后来金子挖完了,老百姓的日子不好过了,各级政府的日子也更难过了。因为老百姓钱少了可以少花,但干部们的待遇一上去就不好往下降了。老百姓没有白馍可以吃黑馍,但干部们吸惯了红塔山,就不想再吸绿芒果;坐惯了桑塔纳就不可能再坐吉普车。于是就下劲收统筹提留,下劲收各种集资款,比如建校、修路、小城镇改造等;还逼着农民们入股乡里办的企业(后来多数都垮了)。这些年农民的收入明明年年下降,乡里叫村里报的农民人均收入却是年年增长。因为人均收入增加,统筹提留才能跟着提高。还有各种各样的税,过去政府日子好过的时候,收得确实也不紧,现在可厉害了——一亩苹果园,不管你收成多少,一律上交三百元特产税。这三百元特产税放到以前不算多,前几年苹果价格高,一亩苹果能卖五六千块。可后来苹果多了,价格下来了。好种家,一亩地多少还有点赚头。赖种家算细账不赚钱不说,弄不好还得赔钱。对政府来说,下劲收统筹提留、下劲收各种各样的税是天经地义;对农民来说,却无疑是雪上加霜。一方要收,一方交不起,矛盾就是这么产生了。老组长葛长义因为这矛盾差点叫炸死,死活不干组长,跑到县里做生意。葛长义撂挑子以后,支书王全邦、村长李拴木来到村里,叫大家再选一个组长,可选谁谁不干。村长说,你们都不干就叫三兴招呼着。三兴立马说,中。不就是送个信,传个话嘛。我就跟大家服务服务。反正催粮派款,刮宫流产那种事有“夜袭队”(乡里的小分队)干。三兴就这么干了组长。

三兴敢当组长,跟他媳妇娘家的势力也很有关系。三兴媳妇是福地村的闺女,他妻哥妻弟共五条汉子,相当厉害。有一回三兴和媳妇打架,五兄弟冲上来,非要修理他小子。关键时刻还是让媳妇拦住了。还有一回,李铁山和三兴因一点口角抬起杠,抬着抬着俩人就恼了,动了手。李铁山会几下拳脚,三兴媳妇怕三兴吃亏,立到屋顶一吆喝,五兄弟就骑着摩托“突突突”上来助战了。

三兴见来了援兵,故意充大气,跳到一边骂媳妇:“我和铁山兄弟闹着要,



谁叫你扯旗放炮胡球喊？”

李铁山看势头不对，赶紧趁坡下驴说：“我说黄金大酒店有两小姐，要一晚上一千块。三兴说，现在小姐们生意不中了。三百块就中。我说一千，他说三百，我说他吹牛 B，他说我吹牛 B……”

三兴媳妇听说三兴和李铁山因为这事打架，忍不住骂三兴。马占山等几个场面上的人物趁机上来说和，五兄弟无从下手，才叫李铁山有惊无险。

三兴领教了李铁山的厉害，李铁山也知道了三兴背后的势力，俩人从此不再胡打缠，心里有疙瘩，面子上还过得去。

李铁山私下跟人说：“都怨狗日们把枪收走了，要是手里有枪，我一个照样干他五个。”

李铁山也不是个善茬子。要是手里有枪，这事他真做得出。不仅他做得出，山上许多男人都做得出。打开《百山县志》，里面有许多条这样的记载：某年某月某日，黑虎山杆众打进县城；某年某月某日，黑虎山杆众洗劫某处。一九四四年，日本人侵占这一带，鬼子官知道这地方人不好惹，专门从国内运来女人解决性问题。两个小鬼子不知道厉害，跑到村里找花姑娘，逮住了当时很年轻的李铁山他奶奶。村里人按住两个鬼子兵狠打一顿，又用铡刀把他们铡成小肉段。李铁山他爷李长龙本来已当了伪军大队长，发生这事后，冲冠一怒烧了炮楼，把一个中队的鬼子全消灭光。鬼子大部队从洛阳来扫荡，他们抵抗两天两夜，眼看就要顶不住。千钧一发之际，八路军赶来了。关于这场战斗，《百山县志》里有详细记载，不过李长龙杀死七个鬼子没有写上——谁叫他兔孙以后叛变哩！黑虎山这一带自古民风强悍。荒地村的老人年轻时候差不多都入过杆子。解放以后，社会稳定，杆子拉不起来了，但人们尚勇斗狠，野蛮强悍的习性还遗留在血液里。这血液再流一百年也消不了。

因为收统筹提留、收这税那费，这一带曾连着出了几起涉枪案件。上级为了稳定，把村民的猎枪统统收了。天下事有一利必有一弊。收枪以后，人们好治理了，但野猪们却猖狂起来。啃庄稼，毁果园，还袭击人畜。黑虎山一带自古多野猪。金矿红火时，人们射杀了多少野猪？野猪原先一般并不伤人。因为人们射了它，它后来才咬人。射野猪的一般都是外地人。如今外来淘金的人都走了，却让当地人来承受野猪的仇恨。不过，人们手里有枪的时候，也并不在乎野猪。荒地村家家户户都有猎枪，有些人家还不止一支。这枪一来是为了防野猪，二来也是为了震慑别人。就像国与国间用来相互震慑的原子弹。